

自焚谎言十二载 人心觉醒声援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 为了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 不断制造假新闻, 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 企图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 莫过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天安门自焚伪案 漏洞百出

如果把十二年前的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 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 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被医界专家质疑。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 刘春玲没被火烧死, 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 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突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 不作任何防护, 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 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五、“王进东”的衣服已被烧焦, 但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 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 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 毫无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 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 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 得出明确结论: 《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可靠途径查获: 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图: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显,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死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 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伪火》影片获奖 真相广传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 从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从各国参赛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 江氏集团曾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

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影片《伪火》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法轮功学员慈悲坚定地讲真相, 使无数民众了解了“自焚真相”, 也认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大批民众声援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十三年不畏强权, 无惧暴力, 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 锲而不舍地向世人讲真相, 揭露谎言, 唤醒人的善念良知,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无数的世人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 开始加入反迫害的行列。

从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今, 大规模民众联名上书反迫害事件频频发生。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三百多户村民联名按手印、加盖公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 撼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河北正定县七百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 河北唐海县五百六十二位村民按手印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星; 黑龙江则有一万五千民众站出来支持为父鸣冤的秦荣倩(其父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 在她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迄今大陆已有一亿三千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组织。

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 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

独特的新闻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在辽宁某镇有一村级公路,这段路呈九十度拐角,而且是上下岭,地势很不好。每年一到下雪的时候,车辆通行非常困难,很多小车爬不上岭只能绕道行驶。这里也出过车祸,长久以来无人管理。

附近有几位法轮功学员看到这种情况,大伙合计: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我们事事处处考虑别人,对所有的人都好。别人不管,我们应该来打扫。于是大伙每到下雪天不管天多冷,都来扫雪,有拿铁锹铲的,有扫的,有往路上撒炉灰渣防滑的。有时车碾的雪都压成冰了,他们就一点点用锹铲,虽然费力,但是大家都默默地配合,坚持把路上的雪清理干净。

刚开始头几年,人们都很好奇,争相打听谁在扫雪?法轮功学员一边扫雪一边向路人讲大法真相,刚开始有人不理解问“你们一天挣多少钱?”时间一长知道的人多了,扫雪的是法轮功学员!

扫雪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场面:司机路过这段路时高兴地按喇叭,有的特意高喊:谢谢你们!很多司机真诚地竖起了大拇指。车上的乘客和路

我曾在私人建材工程公司的一个商店卖货,就我一人,经理经常忙大工程,不在商店。当时进铝合金材料都是按斤来算,按个(根)卖,经理也不点库存,也点不过来。遇到一些小工程,经理还从商店拿材料,而且从不计数。总之,一般人感到我这工作动动心眼就有“活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元,可一根铝合金方管就能卖七、八十元,几个螺丝也好几块,而商店少几根管根本没人能察觉,更别说少一把螺丝、几个钢钉了。

我学了法轮大法后,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好人是要用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心正身正师父才要我这个徒弟的。不按师父的教导去做,光练动作,那不算是炼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只有三个



人也议论纷纷:“谁说人家法轮功不好?不好怎么别人不来扫雪?”“你看信这个教、那个教的怎么没人来扫雪?”“人家法轮功年年扫雪都不走形式,真了不起,还是人家法轮功好啊!共产党员都哪去了?就知道贪污腐败!”车上的乘客有微笑的,摆手的,竖大拇指的,争相观望,一脸惊喜。

最让人感动的是,今年冬天有几位售票员准备联系常年走此路线的几十辆客车司机要给法轮功学员买年货。有位村干部要给他们写表扬

信。法轮功学员扫雪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新闻。

从二零零零年至今多年,每逢下雪他们从不间断。这条路每天路过上千人,大伙一传十,十传百,一到下雪天这件事就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在人情冷漠的现实社会,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今天,在金钱至上的年头,法轮功学员扫雪这件事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当地人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想起这件事,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人们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守着“活钱”不赚



字,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要百分百地做到,确实是很难的。我是大法修炼人,再难我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因此我不但不拿不占商店一分钱的便宜,还要求自己连贪占便宜的想法都不能有。

公司有一个领工,有时拿公司的建材干私活,想给我点好处,少算点钱,我没答应。一次,他自家改装,

暗示我经理不在就别要钱了,反正材料没数。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做一个好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那样做骗得了经理可骗不了自己的心,“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啊!那样对你、对我都不是得便宜,而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德啊。当时他不理解,怨恨我死心眼。可他从心里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他后来自己开铝合金商店,几次商量高薪请我去他家卖货。

在生活 and 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人,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觉中我的病全好了。我知道是我按照师父的高德大法做人、做事,顺应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师父帮我消去了病业,使我身心健康,道德高尚。◇

滑连友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天津滨海监狱拒放人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天津法轮功学员滑连友（滑连有）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被绑架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绝食抗议迫害，九月十一日在监狱医院病床上被天津北辰法院非法判刑七年。现滑连友生活不能自理，据狱医称，他的脏器已经衰竭，生命处在危机当中。日前，滑连友已被从滨海监狱转到天津新生医院，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滑连友的家属再次去新生医院看他，看到他身体极度虚弱，说话困难，亲属们要求监狱放人，遭狱方拒绝。

滑连友、田宗丽夫妇是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被红桥区佳荣道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田宗丽仍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

十年前曾被非法判刑

滑连友、田宗丽夫妇曾于二零零一年二月被中共绑架，分别被非法判刑五年和四年，滑连友曾被迫害得一度精神失常。

滑连友、田宗丽于一九九七年得法。滑连友得法前有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病，得法三天就好了。他们按照大法要求不断精进。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后，滑连友被汽车撞过两次，其中一次骨折了也没让对方赔偿，对方非常感激他、感谢大法，滑连友还送给对方大法书籍。骨折后，滑连友在家坚持学法炼功，一个月就好了。

夫妇俩的工作是在报站送报纸，工作中认真负责，领导非常满意，二零零一年二月两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谁知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夫妇二人就被天津河西区佟楼

法轮功学员王士君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得视物不清

王士君得法前脑子里曾长了三个乒乓球大的瘤子，正在放寒假时师父用法轮给她调没了，她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邻居和学生家长都知她是善良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却遭到迫害被非法判刑。

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王士君现已被迫害的眼睛眼

派出所绑架。

那时他们的女儿才十一岁，由姥姥带着往返于派出所、法院、检察院间要人，当时都是步行，年事已高的姥姥，至今留下腿脚的毛病。孩子原来在班里是尖子生，父母被迫害使她受到很大打击，学习直线下降，而当时，不明真相的老师还叫同学孤立她，说孩子神经不正常、不让她上课。

后来，法院不通知家属，枉法冤判滑连友五年、田宗丽四年，分别非法关押于天津第一监狱和天津女子监狱。姥姥质问法院人员，他们回答说“我们也没办法”。

滑连友在监狱中受到严重迫害，二零零六年出狱回家时，精神不正常、乱喊乱叫、喝刷鞋的水，这样大概有半年后，才慢慢好起来。据估计，监狱可能对他施行了药物迫害。

十年后再遭绑架、判刑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北辰佳荣道派出所警察称奉天津市公安局的命令，绑架滑连友、田宗丽夫妇，非法关押在天津北辰看守所，并非法抄走家中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家属聘请了一位河北省律师为滑连友无罪辩护，北辰区公检法机构自知理亏，惧怕律师辩护，在非法开庭前三天，竟然勾结律师所在地的司法局，非法扣押了律师复印的所有案卷材料，并威胁律师事务所与该律师解约，使律师无法到庭辩护。

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的非法开庭之前，北辰区“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法院、派出

所、居委会等机构曾找到滑连友的孩子，连哄带骗的说要给滑连友指定律师，并语带威胁的“问”孩子是不是也炼法轮功。

九月十一日上午，家属重新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接到北辰区法院通知在第六法庭开庭，律师到庭后，法院只让律师和滑连友的孩子进去，欺骗其他家属说等过一会儿开庭时再进去，而在法庭外的警察对庭外守候的亲友及法轮功学员进行驱赶，并用摄像机对周围的人群进行录像，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法轮功学员当面质问时，自知理亏的恶警却狡辩说自己是“综合执法的”，然后七、八个人赶紧收起摄像机灰溜溜的走了。

庭外其他家属等到十点半还不能进法庭，再三追问，方知法院人员早已从地下车库悄悄跑到卓远慈济医院（监狱医院）对滑连友非法开庭。当时孩子和律师要通知其他家属，被法院人员强行阻止，谎说他们会通知。北辰法院在中共的邪恶操纵下，对病床上的滑连友非法判刑七年。

滑连友绝食反迫害已近八个月，据狱医讲，他的脏器已经衰竭，生命处在危机当中，随时有猝死的可能。日前滑连友已被从滨海监狱转到天津新生医院。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滑连友的家属去新生医院看他，看到他身体极度虚弱，面容苍老，只能用及其微弱的声音告诉家人他之所以“绝食”是抗议政府对他的迫害，亲属们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要求监狱放人。对方说，只有人快不行的时候，相关指标达到要求才能办“保外”，问其“相关标准”是什么时，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

目前滑连友的妻子田宗丽仍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北辰看守所。这样一个好人之家就这样被中共反复摧残，这就是中共治下社会的真实写照。奉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人迫害大法的一切都要偿还的，上天迟早要算这笔帐，还可能殃及你的家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不要再贻害自己及其家人。◇

看不清东西。一月十八日接见时，家人发现王士君脸色不好，还肿，上月看还不这样，仅一个月就给迫害这样。姓崔的队长给家属看诊断证明，家属跟她要那个证她不给，就让家属签字，签完字她说：你家属可知道了。现家人非常担忧王士君的身体情况。◇

迫害中，支持法轮功的人们得福报

【明慧网】法轮功遭受迫害这么多年，很多人渐渐看懂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在干什么，不再为中共谣言所惑，以自己的良知善念默默支持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善行是出自本念的，善良人就会得到上天护佑和大法给予的福报。

我帮助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师父救了我

我是某市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在法轮功受迫害前，我曾听过大法师父的二个小时讲法。至今我时常想念当时的情景。

二零零二年，我正因得晚期直肠癌而到处求医。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中共企图将她入罪。我觉得人应该有良好的，特为她写了证词，证明她一天都在我家，并出庭为她作了无罪辩护，让那些人企图对她判刑十年的计划落空了。

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所患癌症就彻底消失了，从此我身体健康。我虽不是大法弟子，但我是大法的崇拜者，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说了公道话，法轮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福报。我感恩不尽。谢谢大法师父！

姨父护大法 严重创伤得康复

没修炼的老姨父很支持老姨修



炼法轮功，特别是中共迫害大法后，老姨父不但不害怕，还经常为大法说公道话。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没去过的地方，他领着就去了，有时自己也拿真相资料发，还常把同事带到家里看真相光盘，也保护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一次要过年了，恶警到他家骚扰，他义正词严地对恶警说：“法轮功怎么了，要都像法轮功这样，咱中国还好了呢。你们不让我过好年，我

也不让你们过好年！”恶警听了灰溜溜地走了。

去年，老姨父不慎头部摔成重伤，被送医抢救。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即使抢救过来也活不了几天。结果，手术半个月后，他竟奇迹般地苏醒了！医生很吃惊：头部伤得那么重还能活过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老姨父已康复，大家都说，他是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得福报了。◇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 万吨钢呀嘿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空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组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

历史告诉我

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嗫嚅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

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 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 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